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illegible]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冬

閩中荔支通譜序

夫物各有止魚止鯖菜止蓴菓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予鄉頗有憎棄尊者安知閩粤巴蜀間人人嗜啖荔哉是人以命酸故躬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雋永

譬病夫食蜜衆競云甘彼獨稱苦庸非命乎然蘇學士誇江瑤柱之美謂雖齋素人不覺口角流涎此說是否以予揣之食而不知其味者尚不乏人必無不食而反知其味者閩中人日用而不知知之而嘆未曾有者祇從他人齒頰得之盖耳之于聽、非口之于味也、四方人宦于閩者居非其地或至非其時有啖有不啖啖者有喜有不喜而所啖之荔有美有不美所喜啖荔

之人、其詩文有嫺有不嫺以故上下千載譜參家曾不盈寸廼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為何物亦附會其芙形諸詩歌則譜且充棟此猶盲者譽花、聾者褒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楚美人哉予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辰星、至建延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覩見鮮荔、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遇閩人槪云此貴鄉仙品也、閩中人未經啖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謏、而不

恖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葡萄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羅度千有餘里仙桂托根幾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已耳未嘗支離分屬荔為天下菓為人間菓非爾家菓爾邦菓豈閩所得私且阿乎荔譜刱自宋蔡君謨至我　明徐興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

蒐羅大備然皆閩人使不知味者得借為口實
予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環而儕
因護之、予則焉能、

千頃齋集序

予昔嘗取道溫陵搴帷遙睇則紫帽諸峯秀麗
如畫曰快哉人文之盛孕毓此乎既而思斤斤
掐帖之技簪紳之榮于三立何當意必有五文
鴻碩傑出其間而屈指披之泉郡脩詞家標幟

者自李龍湖外諸作者英多蔚起更僕莫罄較他郡才特雄其白眉數子中而流寓者爲黃明立先生先生温陵望族秩介兩廂六館間宦于南都即家焉以老盖二十年所矣已巳歲予因鄧恭軍道協獲交先生鄧廼福之詩人于先生爲年家子于不慧則芳隣也先生久慕予而傾盖愛敬各恨相見晚其所著千頃集詩文凡十餘萬言沈深温厚出之有源探之誠不易測展

矣叔度之家風汪洋而未有涯也集中代者十之三按晉侯絶秦書代自呂相張方平諫用兵書代自蘇軾夫然則代亦何傷東山之詩周公以元聖位冢宰不難為歸士代思婦代先生又何嶄藻采不以翰墨結施捨緣乎且獨不味屈原傳乎原為楚懷造憲令即代之義也放廢不用詞無所寄而作離騷良亦苦矣說者謂詩文應酬詞頭多譽而少直且乏性靈即先生亦謙

謙自道子曰不然毀者宇宙之殺氣也譽者宇宙之生機也諛墓所獲襯薦剡幾何而以矯彈墨之怒罵庶生機長而殺氣默消亦文人調燮之一助也仲尼大聖自云如有所譽何況先生

先生弁髦晉紳筌蹄括帖毫楮爲耒編帙爲田洵長干之高隱眞溫陵之遺賢嗟乎蘇司業自傷遭時不淑以幸識元紫芝之爲生平快事予于

先生亦云

漢書劉向傳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傷之也亦幸其不及見而早卒也向與周堪同受恭顯譖而下獄得不死亦幸矣十年不遷豈足道哉向非貪富貴者依依不去僥倖元成之一悟與屈平同一苦心朱雲卜王氏之必篡而病不呼醫猶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梅福訟王章之寃一旦棄妻子去九江亦可哀也哉夫爲人生者何故使忠臣至此極也

王莽只一味假謙恭此外絕無所長漢兵至且迫矣猶然向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學孔子口語比于初篡時學周公模樣皆蠢且迂之徵也特以元成哀平四昏主連綿在位更值海內豪傑缺乏即助逆諸臣如杜欽谷永張禹輩庸劣有餘雄詐不足莽之崛起在此位也如是之易豈非天哉三國人物十倍于新漢獻之駑下不殊于元成哀平而猶能以空

名延數十年者孫氏父子兄弟力也有吳則蜀不孤立吳蜀合則操有所憚而不敢速即帝位吾觀篡叛較之操不于其身于其子然幸以考終莽踐祚十八載始斃漸臺董卓無一朝南面之樂燃臍三日夜不休非巧拙之殊所遇時勢異耳

苕中一諸生于試卷中漫用無聊二字爲文宗所黜偶演傳奇扮嬖人臧倉登場是生嘲臧姓

友曰殆足下始祖耶臧應聲曰臧倉是無聊者是生恚極不能復答蓋吳中諺以去勢爲無聊故也此謔巧而頗毒

昔人謂蘇長公文章似戰國人有縱横氣此追而上之也予謂子貢雖春秋時人然觀其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機鋒作用逈出蘇張上蓋戰國人文之祖也孟子文章確是戰國的派但除去仁義良心等字雜諸儀衍中絶無分別董

仲舒王通文章添些格致誠正等話雜宋儒集中亦絕無分別。

奄有極大者週圍通計之可十餘丈試割其肉以繩懸之則徐徐墜地幾盡所存于繩者祇一綫耳在將絕未絕間人乍見驚訝則從地上徐徐收起復繫于繩依然如故視原肉不減分毫此事大異粵紳韓孟郁所言也記之

李賀每旦出乘款段從小奚奴背錦囊遇有所

得卽書投囊中恐其遺忘也此與王仲任墻牖悉置刀筆其意頗同奚囊錦囊之說昉此然但可加諸作詩者至于資斧路費亦用之則左傳垂橐之義也溺其旨矣長吉七歲名動京師韓昌黎皇甫湜實奇之連騎造門與之並轡而歸所賦高軒過一篇乃援筆立就者妬之者以爲鬼才此卽韓公贊語中所云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諭其虛幻者是也可見憐才者卽褒美

詞頭、亦當點檢、恐旁人借爲口實賀文名晉後舉進士或謗其不避家諱、韓公又著辨諱篇、爲其解嘲、甚矣庸俗之忌才也、比醜婦妬美人、等無有二、

劉先主盛德人也觀其不忍取荆州雖失策然一片仁心可敬可愛劉禹錫詩業復五銖錢、似狹小之生兒不象賢、似恥笑之、凄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似戲謔之矣、且長篡賊之風、短英雄

之氣非禮也語意還該回護纔是、

李肇國史補謂韓退之登華山嶺險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得下夫作書必携帶筆墨傳書必携帶僕從尚有翼之而行者何至于哭且訣耶文公直寄意焉位高身危退轉無計猶墨翟之泣染絲阮藉之慟岐路非眞也然文公又載諸詩以實其事故人益信之而不疑

予以一金簪綰髮原重三星至七年後剉去四分袖踰數月翻視其裏則聚埃一撮非絮非綿非塵非垢即袖中布帛磨盪而成者所謂漸也故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匪朝夕所致法界循簪袖然元氣日以薄財求日以耗末如何矣

杜子美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詩未報恩波知死、聽古人絕不以死字爲諱、今人却不敢用用之亦未必妥、予少年時自題其寢課曰死休草

或問習氣何故難免予曰絕類離群者豪傑也豪傑即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墻傍壁者衆人也衆人即科目牢宮不能自拔故云習氣耳先有習聞後有習心既有習心因有習氣或問豪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氣曰高等生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汪鳴鸞曾考四等會元許獬頻考三等百計經營惟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

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質珥平時絶不讀書罵異途爲奴才官見先達非服栗無措即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稅誓不肯費一錢受名士巧詆寘然罔覺此尋常公子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異常之謙異常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閒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

尋常例監如何習氣曰謂文章無憑道關節可驚好結黨生事而穿其藍衫慣舞文災木而刻其胡說此尋常例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予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憾吾語

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真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審聽故因是客自已說譏疑汝亦是說譏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

其言故

爲楊易爲墨難楊近于詭激而其機順墨近于痴迷而其勢逆楊氏服冷可以寡過墨氏腸熱必至叢怨楊者狷之濫觴墨者狂之流弊也指爲異端彼亦不得不受而心精見解猶有一種堪宥處不若後之人口闢楊墨以自附于孔孟者又墮入異類而不曾覺矣

稱謂有可到者呼秀才爲相公呼隱士爲徵君

呼優婆塞優婆夷為菩薩是也、稱謂有必不可到者呼、六部胥史為大爺是也、大爺者、邑令也、

本朝非甲科貢士正途不授此官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輿皂械獲肅方稱老爺即陳敬亭公善非不方伯也而老爹自若也、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僭稱老爺矣、幼聞耆宿云嘉時三品京堂公子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藩臬公子但稱大叔[illegible]也

時已冒濫大爺矣。今則不然。市販之兒、隸卒之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妻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

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此猶宰相意也乾淳間帝欲賜謝廓然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林光朝不肯承旨繳還錄黄一道則以人臣抗人主毋迺已甚乎說者多之謂此舉過江後所未有予謂此舉過江後

臣強君弱之漸寔基于此縱使除目不當光朝當白諸宰輔謀諸言路以寢其事非中書舍人所得專擅也即不然或密奏焉使外廷不知亦厚道也而居然繳進亦横矣哉同一反汗與杜衍封還內詔不同。蓋所關係大小異也。後之人臣事𡚁主者孟浪舉動不可使負節氣我于主上既可沽直名。則主上于我亦可傳能容之名也。上下相蒙不殆不已

祿山陷長安、王維扈駕不及。爲賊所得。按維有輞川別業其家頗富富人情性當倉皇迫切時必須位置區處、不若杜少陵蕭然無累也、賊平後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維亦與焉。幸肅宗憐才出諸獄還太子中允。不然無噍類矣。後之臣子遭時不淑者。但休走隻身可也。

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吾取五物偶之。騶虞屬仁不食生履生也、獬豸屬義能觸邪也。獺屬禮

祭獸魚也鴻鵠屬智高飛遠繒弋也雞屬信遇丑午則啼也五物所長人皆不及而反曰此偏致之品也中庸接踵于當世矣諒家有孫不以人爲鑑如吾杭有佛總甲蓋聯絡僧俗間以作善事者嘗讃蓮池大師能前知未來事誇爲神奇予曰此特定中之慧非修行之驗也予在肖監時讀書淨雲庵已半載矣庵後廢圃可畝半餘一夕心動謂臧獲曰速持畚燎遍照則草莽中果隱隱

一賊蹲焉驚喊竄去又少時至婦家留飲忽失
去銀鑲杯二隻遍覓無踪予指佛堂前磁爐曰
莫非匿此中否索之果獲又一日書房中心動
蓋不探潘寡姐已月餘矣至而與言近日臧獲
沈高負逋頗多必來稱貸貸必十金姐宴須慎
且累予區處也姐大駭答曰彼昨日實來貸我
十金吾許以明日應其求今當卻之諸如此類
不可枚舉遠池而神奇也予亦神奇乎

佛總甲又問定能生慧固矣然諸凡修行者皆習靜皆趺坐何獨蓮池能前知乎予曰黃河本濁澄之不清淮泗原清淆之不濁蓮池所得力者本未根器非後來修行也年未三十即免諸生而皈三寶誰有此大勇乎

文臣無尺寸功而襲金吾者不可勝數托言運籌借名善後冒濫寔甚有大功而謗議叢生者招忌故也功名之士又不得以賄通也以致逆

濠賞格凡內官軍官領兵者皆封侯而王新建但以伯爵終並無議及公侯者或曰文臣例不得封公侯誠意其證據哉予曰不然帶礪之盟從汗馬生從拓土生是以謀臣如良平不得封王誠意猶是已然　洪武初年伯爵僅二品後與公侯俱列一品則新建既可以伯寧不可侯且公與況文成親自戡亂不專以謀猷非青田所得例者存是說以待後之廉想者采焉

予年未週花甲所見巡撫受奇禍者爲吳善言、爲党馨爲趙可懷爲徐可求萬曆壬午江陵張政府議減兵餉吳公撫浙奉行太驟士卒鼓譟昇至營中欲效留都、先年射殺黃侍郎故事、其後党公撫寧夏亦以減餉故激變臠其屍爲肉泥、趙公撫楚適值楚府宗室構讒與王爲仇趙不緩言調劑立刻隕命下堂、徐公撫蜀蜀亂苗兵陽以萬人助義而陰缺額三千意在月破錢

穀實聳也、徐、必欲核實、遂譁而前、碎屍萬段、此

四公者、皆蹊刻迫急之、竟然有徐之度、蓋自速

禍焉、而國威國體、所傷多矣、然胸中尙有所執

因有所迷、未必盡出于悪也、近時有排自肅王

應豸之事、更可太息、紀此覆轍爲後車之鑒

集句詩起于晉傅咸、不起于王安石、凡人資鈍

而心堅者乃能旁搜成韻、此造篇更難、爽快人

豈耐煩爲此

花有取義于禽者雞冠鴨脚是卉有取義于飛走者虎刺鳳尾是菜有取義于毛鱗者鹿角龍鬚是境有取義于獸者羊腸熊耳是

蓄意境園開亭乃趣事也念及于後裔之不肖而料其必不能守則索然無味生退悔心求田問舍極算持籌乃俗腸也雖子孫甚無賴而役役不休窮日夜以經營而無變計何也向于高明者往而卽返向于汙下者入而不出也

凡死牛死狗不因病而驟斃者如人中惡或食毒草毒物或偶感陰陽戾氣其遍身血肉臟腑必有一二受毒受戾處命塞人食之輒死以故食死牛死狗之人有死有不死也愛食敗肉者若以予言爲迂賜使自裁

陶歇菴太史與人札云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此說非是我輩知交契誼散處方隅豈能作買舟訪戴事幸有

計偕之便補官入覲之便得聚首長安此此塵勞中一大快也山水亦然遊貲遊伴豈窮措大所能辦所能期必籍居官資其僕馬脚力以縱目于登臨亦欵掌中一大快也居官而復戒遊則官念未化原非遊品遊料若人即不遊亦得人于郵舍再宿而去不覺感慨依戀有不忍遽別之意此爲情乎抑爲着乎然亦指精潔厮宇言耳頹垣朽棟急去爲快猶如見俗物厭客口

亟亟留而神不屬矣人情于別離閒全以愛憎起見不但有情之血肉爲然即無情之土木亦然哉雀經舊巢而噪燕過故壘而啼鳥亦然哉何况人類也

韋蘇州送宮人入道詩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膾炙人口然寔有病夫區區珠翠所值幾何不以贈別同儕必令公主收去巳酸極矣况角冠而君王看戴則寵未衰也肯棄置

之使作步虛聲耶雖云詩不可泥此病郤須一針不如項斯詩玲瓏委宛

古跡因人而得名如灌嬰井濟臺墓之類不可勝數惟帝王園陵經兵火後無復存者三代漢唐宋皆然不必專痛大徽欽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此非的確語也孔曰父父子子左曰玉帛子女則男之稱爲某子猶女之稱爲某氏而各以姓冠之者也至于單言子則覿

面相對不必更贅以姓是即爾汝之義謂之輕褻亦可而顧云美稱乎王安石呼呂惠卿為福建子亦美稱乎

古人愛花皆愛其能長久者也梅可半月餘菊可一月餘蓮可三月餘否則色之艷麗者無踰牡丹香之郁烈者無踰桂而愛者絕少夫豈特朋貴耐久即花亦然矣

孔子周流天下不專在行道與得君亦欲廣收

門弟子爲用世之具耳譬醫師入山採藥預備藥籠中物然後可以攻疾以故七十二賢豈盡魯産子路爲卞人子貢子夏子皙子羔爲衛人子游爲吳人子張子正爲陳人季坎樊須子里爲齊人司馬牛爲宋人漆雕開曹邺秦冉爲蔡人公孫龍任不齊子丕爲楚人子南子徒爲秦人子期爲晉人不一其處盖孔子遷蔡三歳而始得弟子三人如是其難也則孔子終身所經

之國其國之賢善才能療若指掌矣其國之利病與除又因其國之人而洞悉之矣假令孔子得志令七十子布滿列國如神針所刺沉痾立起朞月可三年成豈足道哉而說者云即不用世吾徒自足以相樂天壤間安得此酸語流入兒童耳邊傳爲老學宪衣鉢耶夫醫人讀方書滿腹聚藥料充棟而病家不使按脉調劑此亦最欝之事有何快愜而云樂也此等話但可加

竹林稽阮輩非所以慰孔門師弟也千年魔見一棒打滅

屈原詞臣非謀臣也倘其爲謀臣乎必養晦以待時武關之誘松耶栢耶之歌尚有可以自見何至預沉汨羅爲亦功名節義中人非文章中人也倘其爲文人乎退而著書足以自樂何至煩寃之極蹈彭咸故轍爲意者逆知頃襄之不足輔望絶而然歟若非上官大夫靳尚輩千載

後安知有騷則原之一死勝他人百生矣
古人生長富貴而抱韜畧著信陵君擅才華者
陳思王俱以不得于兄遭讒抑鬱而死假令二
子者陰懷不軌出其緒餘足以有國有天下顧
耻不爲也自不得不出于死之一途嗟乎食租
衣稅者尚以韜畧才華銷折其福又况亨科名
而躍冶者安得不數奇也
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三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子廣其義當其爲隱亦弗臣也如嚴光之類當其爲將亦弗臣也如推轂專閫者不受君命之類

舉至細之倪者曰一星諭其極微也今夫星麗于天者不知其若何方隅自下視之則無幾耳人自以所見爲分量天下事何者不然星其顯者也試即傳奇一節觀之出塾師手筆定有一講書課文關目出吏胥手筆定有一拷訊鞫獄

關目出山人手筆定有一吟詩胥和關月皆就

巳起見也

庶人婚姻假士服以行之諸侯將繼統先以士

服入見天子一借之成禮一借之鳴謙然則士

服在可上可下間卽今時儒巾青圓領是也

春秋載鼷鼠食郊牛角一巳異矣而至于再夫

牛未用于郊猶生動之物也鼷鼠焉能食其角

哉今據目前所見牛角盡完未有為他物所戕

者獨魯郊牛遭此厄哉不免郊而免牛何歟閟宮詩說者以爲美僖公也此時已有禘衛之制而鼠食牛角顧成公七年正月事殊不可曉

曆有自相矛盾者既云上朔日不會客作樂又云是日宜嫁娶夫嫁娶豈有不會客作樂者乎可笑也

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禹稷契皋陶伯益必無一人與者其所諫之詞史臣亦不傳何也愚夫難

與慮始假令羲皇時已有漆器舜驟萃之進諫
者非他臣即此十人也
百姓費百金朝廷未得其半官府費百金百姓
未得其半此猶勢分隔絕使然至于婚嫁之禮
父母費百金子女未得其半則兩京風俗虛夸
與他省郡迥異也北京行聘者兩人擡一鵞南
京行聘者兩人擡兩鵞豈獨鶴乘軒可異哉
命名者我也受名者物也然名無定執即呼先

生爲徒呼門人爲師亦可也呼姐爲弟呼妹爲兄亦可也師徒姐妹兄弟易名而命之即易名而受之有知故也有情故也無知無情者不然名木以石名馬以牛不受也即以木名木以馬名馬仍不受也不受而施者窮矣

輔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此正德年間事前此俱奪情奪情非張江陵所刱也特此典久曠而復興則輿論駭異、況張恃權而橫、人不

得不借此為口實以剪忌、迂儒不諳掌故特揭之、魏璫時有以奪情規崔呈秀而援引江陵者頗類呈秀睨元題忌亦有

王毛仲嫁女天子命宰相以下悉詣其第意在羅致宋璟盖寵異之也夫毛仲閹人豈表刑之先。巳弄瓦耶、及嫁則毛仲巳有年矣。乃知古帝王所寵婦寺屬便嬖使令者多不專在色也

燒字吳人讀作梢閩人讀作少蘇子瞻蜀人也其海棠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則從吳音其徙岐

亭詩盡放青青沒燒痕則從闘音殊不可曉（全唐詩南宋本）
京師士大夫死于病者少死于醫者多世間善
男子欲作佛事者愼擇良醫厚聘至京廣施救
濟作福無量但不當狥情面憑薦譽認庸醫爲
良醫翻致藥殺人耳鎮江乃天下醫派之宗試
詢道路衆口咸云某良醫也三人之言同則匪
情面匪薦譽矣良醫居鄉每歲所獲以百金千
金計豈區區數十金可延致數千里外乎更可

異者太醫院官不知湯頭丸片爲何物糜費祿食至尊壽考者絶少雖天數使然而人事亦未脩也

子服景伯權臣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㑹權之語也。景伯而果知子路之寃則直陳于季孫可也不必對夫子發不平之鳴矣子以命折之卽以天折王孫賈之意同迂儒錯認景伯是正人以爲一片熱腸竟不知世情浮游語耳夫子勘

破胥小態狀微以冷語相侵不惡而嚴矣

淘砂澄金此小人之能也而君子有不及者掄才爲士輙多遺珠非認砂作金即疑金爲砂此李杜所以不由科目而劉蕡終身不遇也

幼不遜長無述仲尼何取于原壤而與之交而以故人稱也夷俟以戲孔子看孔子作何應決呼之爲賊以杖叩脛總戲之也不然孔子生平待人從來無此峻厲而壤無一語酬答安意受

之又未聞蹶然起謝何也揣壤意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儒家亦有是說妄見巳之倨耶狐卑身而伏以俟傲者庸知其非抑耶但貌恭不恭不可令二三子見故切責之耳若謂壤宗老氏之教則又不然老氏守雌守黑標訓示人且以驕志傲色戒吾夫子夷俟豈其擬哉

爲友人作鑪銘

苟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聊寄

傅山手几案說

代鄭按臺疏稿　天啓元年福建永定作

爲直陳當今急要以祈　英主速斷速行事臣累閱遼報憤激之衷久欲披瀝自念奉　命按閩路遥難以遠達即有芻蕘未議仰瀆　天聽恐臣所言者在　朝諸臣巳先言之祗滋贅耳昨偶讀宋相文天祥傳有元兵入汀四字夫汀乃閩極南之郡尚不能免則　神京密邇遼陽

皇上能旦夕安乎臣今不敢迂詞取厭謹據
臆直陳　皇上試再聽焉夫遼事不以謀勝而
以力角用此前車之覆轍也然當今不患無謀患
無用謀之人耳言路雖通賢路未闢譬沉疴危
在頃刻而庸醫不揣不退雖有神醫耻來問疾
忠臣義士徒抱敵愾之念何益哉臣今有六策
可實見諸施行者爲　皇上陳之第一策各直
省更置武科分爲三則一韜畧科一膂力科一

技藝科陳腐套策一切不用郡邑不拘多寡務期得人本處撫按面給路費若干起送至　京備用唐武科亦分數等郭子儀以膂力科起家後靖唐亂封汾陽王第二策選將最急于行伍中萬人選千千人選百百人選十十人選一角智角勇智勇合者爲大將分者爲偏裨宋之狄青岳飛皆奮跡行伍謚武襄武穆第三策封爵最急能復開原者即以開原侯之能復瀋陽者

即以瀋陽侯之使其世守勿于事後奏信可也
雲南黔國在我　朝爲已試之成效矣第四策
文法宜寬無譏之夫議論苛刻掣勞臣之肘灰
志士之心英杰潛藏而不肯試有豎于經畧熊
廷弼也古來周公東征樂羊伐中山皆以三年
計今廷弼尚未滿兩年也嫉而去之全遼盡失
參肉豈足食乎第五策軍機宜秘而我所欲行
者露章傳宣偵候不嚴而虜所已行者事後方

覺此目前勝負之大關也馬邑之謀洩而王恢喪師渭水之伏成而李靖奏績即使廣武君之策得行淮陰侯已蚤有備豈被擒乎第六策擇言而聽遴選有識有學諫臣六員。或八員。隨政府入閣議事。謀斷相資。不使羣喙爭鳴。以熒惑主聽。唐貞觀閒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此太宗所以興也。臣六策雖不敢比于六出之奇然皆當今切要急務望　皇上獨斷而速行之臣更

有望焉誅戮者實禍也官爵者虛名也當此殆

哉岌岌之時　皇上欲海內才智之英舍身爲

國受其實禍而猶吝惜此虛名副使陞叅政

都司陞叅將循資拘格能得人死力乎伏望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當有不次之擢也可　皇

上冐見　皇祖神宗靜攝深宮章奏遲發竟不

知曩時天下猶太寧也假令　皇祖而在閭遼

陽失守必翻然改圖取法　世宗矣伏望　皇

上重賞嚴罰寬臣下之小疵决　宗社之大計

雷厲風馳取法　世宗肅皇帝英斷以俟復遼

陽臣不勝激切懸望之至

上葉臺山相公請啓　　　　天啓乙丑春作

伏以調鼎奇猷佐三朝之鴻業擎天巨力奠八

極于安瀾惟閒氣篤生偉人實上帝賚茲良弼

恭惟大師相大柱國元老閣下量廣休容謙隆

吐握玉融毓秀耆英宋氏潞公福洞鍾靈孝友

周家張仲德威暢　人主聲靈者千萬里出處關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似茲北斗仰瞻未許東山穩臥遜章句小儒風塵下吏願奏笙簧于籩豆之側獲覲耿光于社稷之臣謹詹是月日敬列匏尊肅迎袞舃乍欽龍象之範稍遂芹私渥聆金玉之音可勝燕喜伏祈貢然寵臨曷任欣忭踴躍之至謹啓

募助童年兄傳啓

萬曆戊午冬作

謹啓童養所年兄自壬子彈射以後羈愁三年値長安桂玉之秋家徒四壁旁觀猶且憫念同籍寧不動情摘微文而遭顯黜之條是蹊田奪牛之論也攻會榜而借鄉試爲兆其設網離鴻之誤乎茲者是非漸白朝紳共歎其寃恢復有機我輩宜周其乏諸年丈天飛在卽廷召有期獄旅舍之一觴作禍無量萃行廚之餘瀝沐惠彌弘政如應龍之興風雲不過救時之急而甘

雨之潤枯槁遂爲當阨之施旐起熱腸定來羊
舌之泣克敦雅道寧貽李絳之譏多寡惟命所
捐弟不勝祈懇之至

于氏義田記　　　萬曆丙辰年作

當今通患在生齒繁而財求不阜非獨魯也乃
魯尤若歲祲詩不云乎自今以始歲其有方君
臣胥樂時岌岌乎年穀是慮則天靳降康自昔
然矣今　皇帝御極四十有四年而魯大饑登

青萊三郡父子兄弟夫婦相食　欽命發倉粟十六萬帑金十三萬賑之而道殣猶相望焉則東方司牧之臣平時所脩備謂何矣予過汶習聞其邑有衛慕于誠齋公者爲富而仁且俠也割腴產千畝以贍族號于氏義田其他義房義塚義橋義船之類種種私竊計大凶之年每有不凶之家豈虛語乎已而聞于氏宗人艱食如故與之則其田已瓜分矣蓋授公初願實欲積

貯以給宗人之貧者使沾溉于無窮後不竟其
志草結此局非本懷也而公仗義之芳聲反緣
此顯予因思豢狙者不朝四而朝七狙悅更何
如哉然難爲繼也而欲自完則不得不爾何也
盛世禁人爲非而季世不容人爲善世豈無富
埒陶白而捐半菽于子姓如剜其肉者乎假令
婣且忌而流言中傷不日沽名則曰避役當事
者不察重徵發以困辱之是敦睦之苦心翻成

門戶之隱禍爲善者懼矣幸有成美之賢令相繼表章而公之義問愈顯雖然范文正舍其宅而費之至今在也尋其所爲義田輙湮㓕無考者何盖田有專屬費無專屬無專屬故能久也而名則並傳不朽于氏義田之設日久滋蠹不待智者始卜而其名與汝邑相終始所厚于風俗人心者多矣嗟乎瀋祿耗于玉牒之紛雖司農末由措手何况于氏君子嘉其意可耳使宰

汝者而通是意也汝民幸甚使轄督者而通是意也督民亦幸甚何憂乎財匱何虞乎歲儉何藉乎廟堂之賑貸于氏義田安知非吾儕不龜手藥乎而吾以望今之有位者

觀察使葛公寶泉局遺澤碑 天啓元年代劉中鄉紳作

今天下財賂衰耗十倍曩時不第司農計殫而持籌一方者若不能爲無米之炊惟恃擱時君子觀變以通其所窮我 昭代定鼎以來野窮

于生齒之繁　朝窮于邊防之棘而所在開局鑄錢實昉周官九府遺意然予聞之漢初吳鄧氏錢布天下而私鑄者始有厲禁今非有強藩雙倖蠹蝕其間而錢法梗塞者何輕重出入之際計臣失平而錢上壅也猾胥漏竇而錢中飽也奸民扞網而錢下侵也遞行遞格幾至于不可問非不可問也自非具眞實心勇于任怨者則莫敢問非介然絜己毫無染指者則莫能問

以故錢法之敝八閩尤甚漳泉濱大海當洪濤巨浸中鼓椎爲爐人人泉府在在寶源建延諸郡又以宋元舊錢私相貿易而蒞閩者悶乎不問乎迹按之若民與官爭利實則民爲政而上無操焉由來燕齊吳楚秦趙間錢法縱有梗塞不至如是最梗塞者惟閩獨也今 上元年百度更始奉 旨起鑄當事者瞻于所以輭空文應耳觀察使葛公御憲蒞閩旣督醝政兼署錢

法簡才賢佐領以綱紀其事而人心肅然整齊乃復定爲令甲酌出入於帑者以三七兼搭酌予奪於市者以新陳互換物價調而商無虧也平準確而秤無畸也銖兩定而式無低昂也委官之署則鳩工以營之匠作苦熱則池亭以休之奸盜伏慝則崇墉以守之其月日混以自羅三尺者皆攝公之廉直而無敢逞不踰時而省會而郡邑而市廛而村墟金錢灌輸行如流水

誰寔絜巳任怨相時而通其窮者非葛公哉矧
當建酋遠訌紅夷近燬之時徵餉募兵應接不
暇而公以真實心作實際事他如責海之令區
畫有方濬河之法經營不倦而猶以公餘之暇
爲斯文指南成群羔鴈執經而問字者趾相接
也予無從窺公之才與識而窺其所兼又窺其
所暇壹似有夙根慧性者宜撤所至尸祝無數
士民指爲功德而公遜謝曰吾以修職業也殊

異乎違道干譽者矣公洵工將竣而錢法告成閩中士民謀所以不朽公者而乞言于予勸之頊珉亦就事紀事未嘗溢美而公之造福于閩者寧直此哉

張僧繇閻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鏤諸板以傳也縱係眞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況兵燹爲祟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等祗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靚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邈矣典謨精義縣毫不失徹古今遍夷夏片時著作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予瞻兒邁迨過予由兒遲适遠更無一人以詩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終ㄈ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廉耻壞則衣食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趙州所謂且吃茶未必即是宗語明茶之一道亦自不易也予無王濛之阨而道聽塗說猶能言之斟酌所聞附諸簡冊亦山居人所實受用處也

初採

採茶須及時候太早則味薄太遲則味郁以穀雨前五日爲率後五日次之其色青翠者勝其濤藍白者佳黄黑紅昏皆惡道也玉茗冰濤不第消煩渴令人神爽慧開

收藏

以精新錫鉻鑄成壜約藏拾觔輕輕築實以箬襯緊復將箬及紙數重塞壜口仍用錫盖封緘切勿臨風近火將小罐陸續零取應用庶不洩

氣

火候

煮茶火候爲先爐火通紅茶瓢始上如黑炭末燃即以瓢閣上則炭氣透入于湯其味甚惡扇起要輕疾待有聲稍稍重疾斯文武候也文過則水性柔而香不觸發武過則火性烈而味不恬愉皆非茶家三昧如蝦眼蟹眼魚眼連珠俱屬萌湯直至湧沸如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方爲

純熟候沸稍定投入更妙

投法

投茶挍四季天時寒燠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復以湯注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

飲法

飲茶以客少爲貴客衆則喧喧則雅趣索矣雖然竹林之侶瀛洲之朋多多益善

品泉

茶爲水骨水爲茶神大率茶酒二事全得力于水也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江水次之井水最下矣梅雨味亦甘和雪水雖清然性陰寒脾胃不宜多沁

器具

桑苧翁銀瓢煑茶謂過于侈易之以磁旋即敗

壞思意朱門華屋宜銀山居草堂宜錫但忌銅
鐵耳

盞甌

白者為上飲前飲後俱用細麻布拭之其他俱
不相宜如磁甌曾經貯飯者暫用貯茶不惟味
減而羶穢之氣噴鼻細意人自能體認

貯水

水甕須置陰庭中覆以紗帛使承星露之氣則

與源頭活水不異假令歷以木石封以紙箬懸于日下則機滯而氣閉水則腐矣毀茗之趣在茶鮮水靈茶失其鮮水失其靈則趣不超矣

雜則失真

茶自有真香真色真味倘以甜酸等物併鮮菓入之便失其真蓋茶酒中斷不容雜一他物唐宋人加以龍團鳳餅名目殊可笑也

變則勿用

最初青翠收藏不如法一變而綠再變而黃三變而黑四變而白食之寒胃甚至成積

三要

造時要精藏時要燥泡時要潔精燥潔茶之妙斂盡矣書齋清供此爲第一

祭太傅兵部尚書忠肅于公文 萬曆壬子冬作

嗚呼公毓秀扶輿起家經術功垂社稷歿爲明神某等公之鄉人也請與公言鄉可乎予聞之

人生于情卽鬼神不能無情會館之設聯鄉情也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邀公之靈額顏忠肅出自　上命則吾杭所獨也故事幾闈放榜士大夫各雄其梓里之得雋者孰多以爲快而燕諸館如詩人所云飲食敎誨之者蓋先達之體也自賓興來未之或廢亦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吾杭更不可廢何也海內之有浙浙之有杭如衣之有領袖而杭之有公文經武緯擴夷安

己卯鄉試北闈時[illegible]先生爲一[illegible]冠獄主會事者爲任子沈[illegible]君和仁[illegible]先達[illegible]品之貴[illegible]爲侍御需春之際　時乃部[illegible]甲乙榜僅兩人而吾杭三元[illegible]換先孝[illegible]書[illegible]

夏緯乎寔萬而有餘如射者之有鵠人爭儀之盖公非杭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也。天下後世之人皆知師尊公而杭之人當始進之日不得從先達後一瞻廟貌邮然如有所失故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廢之自壬子始一時都人士相驚詫曰人情豈相遠哉昔李絳以僅一同榜之語千古傳為口實況在同鄉相沿之舊廢之也何名巳而董鄉會者曰邇來力不能舉以縉紳

鮮少故嗟乎多士自致青雲而醻金張宴爲桑梓累豈予儕之罪也夫按 穆宗時吾杭同朝者七侍御焉而茅公瓚高公儀張公瀚相繼駿發於都哉盛事今何如耶如辰星之麗天熹微欲盡而丁未庚戌又何寥寥也豈氣數之厄公亦無如之何耶嗟乎公之精忠能扶大物于既傾而不能熾斯文于將替貞䰟義魄能令 先帝悔禍皇天鑒憐而不能以賢書仕籍之昌微

默請于司命而振起其頹無是理也癸丑之春風不遠儻復如丁未庚戌乎安知乙卯不復如壬子乎廢公會者廢會館之漸也逮後進郎所以異先賢也此不可使聞于他郡而予與公在鄉言鄉不敢不告公而有知其牖我乎嘗自辛丑巳丑丁丑而逾之乙丑吾杭成進士者十人公而以在天之靈爲桑梓造命雲蒸龍變凡所欲爲者何所不得而于以熟其鄉之孝廉曾不

足道矣茲因縉紳鮮少之說而廣之且布其情于公而非責其禮也壬子董鄉會者為誰盖水部吳大山云

壽阜母陸太夫人六十序　萬曆甲寅春作

陸太夫人者予友阜去病先生母也今上元望後三日母春秋甲子一週同籍兄弟登堂奉觴而屬予修酌者之辭予曰夫世之鍾異質以生者其受福必遐契之卵稷之拇尚矣下而為聃

為鷙子孕育頗奇是猶玉之有璞金之有鑛砂之有床視其母可知其子而惟人不然闒秀難徵視其子而母可知也予無從知太夫人之賢而視去病大雅邁俗有高士風予無從知太夫人之淑而視去病溫然春融飲人以和予無從知太夫人之慧而視去病賦性頴敏藻思勃發凡此皆去病所受質于母者也質異則福遐松栢貞四序而長久無壞者無他質殊于凡卉也

故但就人子而論揚名顯親非去病所獨而末靜風寧眉壽用介則去病所邀天者似厚若就母身而縷指之則有母德有母材有母儀而合之則曰母質食其報而享之則曰母福夫去病非以詩通籍者乎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是有母質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是無母福也而僖公以壽母侈魯頌惟側室成風稱焉雖然予與去病皆側室子而側室子之有母質者在漢

爲孝文帝無母福者在唐爲李宸妃太夫人質異而福遐可謂兼之矣我　國家大和清淑之氣偏注于江沱小星自　二祖而外飛龍之位側室子居多下逮王公侯伯卿大夫出側室者什之六七名世譽髦出側室者又更僕莫數也且　當今太皇太后不起家嬪御乎未轉瞬而壽屆古稀再覃恩典計去病大廷獨對在丙辰之春而太夫人膺　紫誥試霞衣在丙辰之冬

此時有　聖天子之綸褒在安用同籍兄弟之祝詞爲然其祥實兆自今日而預以母質母福之說爲太夫人祝云

奠錢塘楊自邇父母封君文　代同年友作

嗚呼予有令善則歸諸親以故　聖天子褒寵卓異輙追崇其先如予官何况桃李顧忘之耶遊門而不邇發祥之自猶之乎不得其門也承教而不探貽穀之源猶之乎未領其教也某等

遊門承教而邇發祥之自探貽穀之源孰有如

太封翁之令善者哉髫齡登秀射策擢科太

封翁之以經術貽也召杜兩邑多所平反太封

翁之以撫字貽也察淵觀火戴盆獲伸太封翁

之以神明貽也塵甑懸魚四知一介太封翁之

以清廉貽也爰書考午頃刻立斷太封翁之以

敏捷貽也倡議愷切遇事擔當太封翁之以果

決貽也禮士如賓意念常下太封翁之以謙光

貽也蓋雲間隔虎林一衣帶水民情土俗不詎而自宜巳不啻烹鮮游刃之便而貽穀有太封翁在則師門之澤皆翁所寵矣虎林士民相與詎思夢想于去後而不忍釋者皆翁所結矣而虎林人未嘗習翁政如耳孫之憶遠祖摹音容于遺像之中而一一衆對于父母以庶幾其有合也翁不爵而貴不齒而壽雖亢宗忻有托哉而總不如享大年者更無憾于造物也况吾師

業已列諫垣爲朝廷作耳目則太封翁之澤行將大究于天下太封翁之思又將上結于當宁不獨虎林人與及門之士而已也而忽焉長逝予于太封翁痛惜傷悼豈有旣哉

祭郡守沈純菴仲子文　代社友譚青淵作

嗚呼夫古人于知已鞭且忻執況其後昆哉先生予知已也予生也晚後先生四十年所而產于楚先生知予也丞甫十齡而拔之童稚之中

以冠州士先生何自識之真人倫雅鑒哉已而
予困于章縫者十有餘年舉孝廉而往返長安
者又六七年所而先生已懸車垂老矣予數從
武林人問先生動定邇來步履矍鑠乎曰矍鑠
哉精神悅康乎曰悅康哉諸公子克紹乎曰克
紹哉居無何予成進士令檇李隔武林一衣帶
水得望見先生于函杖間當時所以進予而剪
拂之者其光景宛如也又無何而謫居于杭杭

乃子贍舊識之地主爵者以之優遷客之賢者
而予因是得朝于先生而夕于先生之諸公子
也先生有五子昔殤其一而去冬仲子亦復即
世歲時伏臘其何以爲情耶風寧而木則不靜
反其常矣嗚呼痛哉予寡兄弟每壎篪其臭味
不啻手足而仲子爲知己之後昆以故不第先
生抱西河之戚而予亦頗覺有茱萸之感也雖
然何歲不殞星而南極老人自若也萬卉改柯

易葉于氷霜之下而大椿壽且孳自若也然則先生之大年當不自古稀止而予以此慰先生并以爲仲子慰若就俗情論之則亦屬缺陷矣

予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甲子科福建擬程

聖人無道外之教、以尊經也、夫詩書禮習聞則易忽、而作輟又離常也、子雅言有旨哉且學者未尋語默之宗、而教者先嚴雅俗之辨、世有鄉一家言以傾聽者、可暫而不可以爲常、若乃番

世之旨出自先王即聖訓不能易也予何以有雅言哉常道隱矣心不提醒則迷而不悟邪說熾矣言無証據則信而轉疑然非有新奇可喜處也試觀詩書執禮有一之不雅者乎詩以溫而雅予言思依詩使誦詩者自得其溫雅之趣而已書以莊而雅予言治依書使讀書者自領其莊雅之體而已禮以詳而雅予言執依禮使守禮者自受其詳雅之益而已予自言所學在

易而不以概及門終日言而不離三者以三者終日味之而不厭也世運改而先民之經德何時可改予不過爲先民羽翼焉耳予自言所志在春秋而不以責吾黨終身言而不外三者以三者終身由之而不盡也俗學變而羣蒙之義教何人敢變予不過爲群蒙醒豁焉耳夫人何處不狃習心而偏于窮經則艷異惟精義未窺故巧托于糟粕之棄而予言言還雅庶有用之

文章不至晦蝕夫人何事不幸成說而獨于傳經遂厭常惟表章無力故陰竄于傲詭之譚而孚言言崇雅使生平之删定炳若日星二三子側聞明經之訓而猶有背馳于詩書禮者予所以欲無言也

初學滴山房札

祭金靚樞侍御文

萬曆甲寅作

嗚呼士有不囿于俗而發憤爲桑梓吐氣者真人傑也其先生之謂歟我國家言路挫折至

世廟而極而未始不伸何者英主立斷于俄頃
非杖即戍甚則誅故黃髮大臣望見言官惴惴
然如鳥雀之遇鷹鸇懼不免也言路縱橫至
今上而極而未始不屈何者言官習知明主有
容言之量而藻飾直詞為將來諛墓者作誌料
即呫嗶家猶厭覽而欲明主不寢閣乎試以昔
之諤諤者生今之世有默默焉耳先生默人所
不肯默遂言人所不敢言寒蟬鳴鳳與時屈伸

舉朝士所心怖而目側者彈射自我令懦者慨其重發而需者悔其發之不先先生眞人傑哉盖當是時士大夫門戶方起慮無不雄秦而雖浙不盡芟浙士不止也而擊秦之戎首者顧浙之長厚君子也實掩其不備焉已而黨援漸散朝紳稍安非先生之功而誰麇獐跳蹶于草澤田炙操鑄制之而有餘虎而翼者漏于焚林之外不能攻也而先生首搬大難之端亦雄矣哉

吾嘗謂東南之士有識無膽西北之士有膽無識而識膽合者惟浙人間有之試以先生而追吾浙三大功臣猶長庚之佐二曜于科名復何愧哉然先生所幸者遇明主之能容所不幸者不遇英主之立斷所不幸而幸者直氣振于朝野浙士依以揚聲卓然為言官儀的使得大寃其用竪立豈有涯哉而令已矣嗚呼痛哉半岳摧峯中河墮月或明主所欲言未可知也而我

輩言之微與令嗣有同升之雅不及此有子如是夫復何憾而終以不獲大年爲先生惜豈名者造物之所忌而特靳之壽歟

致曾道長書　天啓癸亥長安作

其苦竄之姿既嘗抱慚于獨迂僻之性又屢見憎于人慚者益慚萍踪與世漸遠憎者逾憎浮議與我日親但草木無知葵心猶且傾日豈精誠所感杜覡能不結啣其荷憲臺虛心采物降

節停驂溲溺寧堪狄籠爨焦遽蒙蔡鑑徒以苟營雞肋遂至困滯燕臺開口誰親然明之貌旣寖折腰屑補督郵之氣方雄特稔羈愁真成潦倒茲遣小兒南還肅候台居附將下悃生涯汗漫愧身名空贅于宦途流寓蕭條幸父子沾仁于榮戩臨楮不勝翹戴瞻戀之至

就地滾來猶覺傲受人欺處不爲癡此黃茂才遊所見壁上語也不知何人所題亦頗有味特

議之

或問人可以勝天地否予答曰日當食不食人之勝乎天也強弩射潮江水爲東人之勝乎地也

稱神者云六丁六甲稱數者云六壬夫十干皆五行變化何獨丁甲壬當權用事而乙丙戊已庚辛癸俱泯泯泯也

自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簒叛弑逆其横

暴不如秦而取天下之詭反不及秦不但偏安已也細繹之則唐太宗之光明正大亦不在漢高帝下至于宋太祖強勉爲忠厚故享國長久而無辛勤勞勩且多陰謀其子孫亡國之慘甚于前代理數亦宜然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八畢